

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小岗 摄
吴嘉涟近照。

第一季
口述海星

吴嘉涟：

一辈子就种橡胶管橡胶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吴运霞

走进吴嘉涟家，只见整整一墙的柜子，满满当当塞着的，全是科技杂志、论文手稿和获奖证书。翻开任何一本，泛黄的纸页上都写满了批注，密密麻麻写着补充。那些纸张早已发脆，边角卷起，却依然被主人按年份码得整整齐齐——仿佛每一页都在轻轻诉说，那些发生在胶园里的故事。

“我一辈子没有做什么，就是学橡胶、种橡胶、管橡胶。”面对镜头，83岁的全国劳动模范吴嘉涟平静地说。

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一代代海垦科技工作者从荒原上起步，在胶林里扎根，将橡胶栽培技术从摸索推向成熟。吴嘉涟，正是这条科技传承链上的第二代。

一纸家书与一颗科技的种子

1961年，18岁的吴嘉涟从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毕业，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。他本计划报考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，却最终被成立仅4年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（已并入海南大学）录取。

这所被称为“草房大学”的学校，条件简陋到什么程度？建校之初只有16栋茅草房，没有像样的实验室，图书馆的书少得可怜。

但就是在这片茅草房里，却站着中国橡胶科技最顶尖的师资——何康从林业部特种林业司司长的位置上调来担任首任院长，一批从海外归来的专家和国家级林业部的骨干汇聚于此。

入学第一课，何康向学生发出鼓励，讲发展橡胶的重大意义，嘱托这批年轻人“成为国家的天然橡胶骨干”。坐在台下的吴嘉涟，彼时尚未能理解天然橡胶是什么。他原本就读机电专业，一门心思扎在机械世界中，只是被院长慷慨激昂的话语所感染。

1962年，因专业调整，吴嘉涟服从学校安排，转入热带作物栽培专业。突如其来的变动，让他有些迷茫，写信向远在中山大学任教的父亲求助。

“越是新的专业，你越下定决心干，今后越可能有名堂。”父亲在回信中鼓励道，“在天然橡胶上下了功夫，今后一定能成为大专家。”

真正为吴嘉涟树立人生坐标的，是橡胶选育种专家徐广泽——海南农垦建垦之初橡胶栽培技术工程师，被公认为第一代科技带头人。

1964年，徐广泽来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讲学。在一个寻常的傍晚，吴嘉涟和几位同学散步，偶遇徐广泽。他早就听说过徐广泽的大名，没想到偶然结识了。

从此，吴嘉涟默默地将徐广泽当作领路前辈，看他如何工作。徐广泽的口袋里永远装着铅笔和纸片，走到哪个胶园，就蹲在泥地里一株一株地记录橡胶树的长势——叶片颜色、树干围径、割线愈合情况，事无巨细。

最让吴嘉涟震撼的是徐广泽的一个习惯：不管白天多累、回到住处多晚，当天的材料必须当天整理完毕，不整理完决不睡觉。他亲眼见过，收工后所有人都歇下了，只有徐广泽房间的灯还亮着，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，一直响到深夜。

“徐工是第一代科技带头人，我一定要成为第二代的科技带头人。”年轻的吴

嘉涟在心里刻下这句话。半个多世纪后，他对着镜头说：“如果不是树立这个目标，我不可能发表300多篇文章。”

一把胶刀与十三年扎根

1968年，吴嘉涟被分配到原中瑞农场最偏远的南岭二队。到队第二天，听说胶工紧缺，他转身拿起胶刀就上了树位。

锋利的刀尖划过树皮，沿着割线匀速滑下，乳白的胶汁从切口处缓缓渗出，汇成细流，滴进胶杯——整套动作一气呵成。

当时，一线胶工啧啧称奇：“大学生竟然还会割胶？”

他们不知道，在校期间，吴嘉涟曾跟着著名的“神刀手”李东整整练了一个月。他学的不仅是技术，更是一种工作信念：科技人员必须扎根一线，所有的理论都要在胶树上得到验证。

此后的13年，吴嘉涟踏遍中瑞农场的每一片胶林。规划测量、芽接、人工授粉、病虫害防治、田间设计，所有生产环节他都全部经手。他的胶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，笔记本用完了一摞又一摞。

“很多科技人员懂一点就算了，不搞什么操作，我去割胶，生产队缺胶工，我马上去补缺。”吴嘉涟说。

1973年9月，7314号强台风横扫海南。台风过后的早晨，吴嘉涟站在胶园里，放眼望去，齐腰粗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断裂处渗出的胶汁在晨光里泛着白，像大地的眼泪。垦区740万株橡胶受灾，开割树断倒率超过80%——第一代胶园30多年的心血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

“本来第一代胶园应该有30多年的橡胶树，台风一来，全部打平，没有生产能力了。”多年后回忆起来，吴嘉涟语气依然沉重。

从1974年起，吴嘉涟和同事们钻进满目疮痍的胶林，创新提出“山、水、胶、林、路”一体化综合治理理念，在选址、育苗、种植密度、防风林配置等环节反复试验、不断优化，一寸一寸地摸索出一套完整的低产实生胶园更新改造方案。

1985年，这项工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，原中瑞农场是主要完成单位之一。

一张餐桌与一辈子坚守

1982年，吴嘉涟调入原海南农垦局科技处。此后的20多年，他保持着同样的节奏——每个礼拜有三四天泡在农场。他不打牌、不喝酒，连理发都让爱人在家里解决，省下的时间全用来写材料、整理数据。

“徐工（徐广泽）就是这样，时间不能

浪费。”吴嘉涟始终向这位天然橡胶科技带头人看齐。

1992年，垦区胶工短缺问题愈演愈烈。一个胶工一年只能产1.3吨干胶，收入太低，留不住人。

吴嘉涟敏锐地意识到，必须用科技手段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“要提高一线工人的干胶产量，提高劳动效率，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。”他说。

他带领团队从调查研究入手，分析了20年乙稀利使用的成败得失，于1992年提出在海南农垦推广橡胶树全程、连续、递进新割制，通过低频割胶、乙稀利刺激、割制递进调整，实现高产、高效、保护树体的多重目标。

数据最有说服力：推广前5年，海南垦区平均年亩产干胶60.1公斤；推广10年间，提升至73.5公斤，累计增产干胶37.37万吨，新增产值37.33亿元。一个胶工能管900多株橡胶，年产量达到五六吨，收入翻了一倍。

2000年，吴嘉涟站上了全国劳动模范的领奖台。

2004年退休后，吴嘉涟没有离开橡胶。2005年，寒害侵袭垦区，他主动请缨奔赴一线，走进西部数十万亩受灾胶园。

调研中他发现，基层单位正计划为受灾胶树抢施重肥，他当即紧急制止——凭数十年科研经验，他预判：寒害叠加病虫害后，胶树生理机能脆弱，此时施肥极易引发二次落叶，损失将远超灾害本身。一场重大生产事故，被他拦在了萌芽中。

2014年，吴嘉涟确诊癌症。手术后，身体大不如前，但家中餐厅成了他的“科研阵地”——常有学生和青年科研工作者因遇到课业难题、实操困惑、科研瓶颈上门求教，他都是在此耐心解答，倾囊相授。

近十年国际胶价低迷，耄耋之年的他再度伏案攻关，研发出“乙稀利气体刺激加针刺”采胶法，2018年向主管部门提交推广建议后，被云南等植胶区广泛采用。

“我一辈子没有做什么，就是干成一件事。”六十余载春秋流转，吴嘉涟的所有经历化作满墙的杂志、论文、证书，这也是他想给这个时代最朴素的注脚——科技是长在胶林里的年轮，是刻在土地上的诺言。



吴嘉涟（右二）当年在胶林考察。受访者供图